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五

內臣部

總序

古者聖人作事創制仰則天象故宮室之度規於太紫將相位法乎文昌洎其石所紀則纏次攸別名品斯著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先王取象肇建厥官所以給事左右出入呂掖司糾禁宣傳命令凡中壺之庶務掖庭之衆戒服位之掌靡不領焉然太古之世湮滅罔紀夏商

職之制其詳闕矣周監二代文物太備建邦之

官冢宰之屬有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上士二下士八人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掖者中士

人皆有府史胥徒為之給役又酒人漿人邊人醢之職分掌五齊三酒六飲四籩四豆五齊七菹中

宗廟天子皆以內臣參之又有宮人掌王之六寢之

人下士八人內宰掌書拔圖之法以治玉內之令大夫二

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亦皆有府史胥徒之屬又有內小臣掌

王之命正其服位上士四人有史徒馬閤人之職掌中主宮中

門及園游之門四人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正內五人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倍寺人之數內司服一人掌王后之六服

縫人二人掌宮之縫綿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霸者間起多僭王

制晉宋齊楚魯衛諸國皆有寺人司宮巷伯太子內師大閤內

豎之職見於載籍而官號之次即無聞焉戰國之際趙有宦者

令之職秦并天下並建官號少府之屬有中書謁者黃門鈞盾

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

焉其詹事之屬又有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廩祀祀食官令長丞

諸宦官皆屬焉又有將行為皇后卿及中常侍之職漢因秦制

置中常侍銀璫左貂給事殺省諸置之號悉仍其舊及高后稱

制以張卿為太謁者景帝中六年更將行為太長秋武帝大初

元年更永巷為掖庭置八丞宦者增制七丞鈞盾增置五丞兩

尉武帝好游宴後庭或出豫離館請奏機事多中主之其

中書謁者遂典尚書奏事成帝建始四年更中書謁者令為中

謁者令鴻嘉三年又省皇后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加置太僕

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后卿皆隨太后宮為虎在正卿

上然西京已來官府之職猶復參用他事世祖中任宦者

名器之數多所增益少府屬官有中常侍無負掌從左右從

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小黃門無負掌侍

左右受尚書上在內宮開通中外及中宮以下事從丞各

一人黃門畫室玉堂三署掌各一人丙署長七人中黃門冗從

僕射一人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守門戶行則騎從夾乘輿

車中黃門無負掌給事禁中掖庭令人掌貴人采女事左右各

一人暴室丞一人主中婦人病疾就治及鞠罪之事永巷令一

人典官奴婢侍使丞一人御府令一人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

浣之屬丞一人織室丞一人祠祀令一人典中諸小祠祀丞一

人鈎盾令一人典諸近池苑園游觀之處丞一人永安丞一人

掌北宮東北永安宮苑中丞一人主苑中離宮果丞一人主果

鴻池丞一人南園丞一人胡熟監一人濯龍監一人直里監一

人濯龍直里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內

者令一人掌中布張諸衣物左右丞各一人尚方令一人掌上

手之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其諸屬吏僮役即有負吏吏

從官符詔騶僕射家巫從官錄事之名分隸諸署又有大長秋

一人職掌中宮奉宣命令凡給賜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

出則從丞一人中宮僕一人王馭中宮謁者令一人中宮謁者

三人主報中宮尚書五人主中文書中宮私府令一人主中藏

幣帛丞一人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丞一人復丞一人主

中閣道中宮藥長一人又有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給

事黃門四人比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

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

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郎將文有中宮署令一人主中請署
天子又長樂宮有太僕太官丞食監諸侯王國有永巷長主宮
婢中奴明帝永平中始定置常侍負四人小黃門負十人和帝永

元十四年以功封鄭眾為鄭鄉侯中人封侯自此始也殤帝延
平之間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

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孫程立順帝曹騰建
桓帝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戮並錫封爵侯者益眾陽嘉四年初聽中人

得世襲永壽三年初以小黃門為守宮令置冗從僕射又置顯

陽苑丞靈帝嘉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中人為令列於內署
自是諸署悉以中人為令丞光和六年始置園圍署以中書為

令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諸
校尉皆屬之魏文下令限中人不過諸署令為著令藏之屬有

內侍黃門令中常侍奉車都尉之職吳唯有宦者之名晉受魏
禪多循舊式光祿勳之屬有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

等令前趙劉聰亦有中宮僕射之職宋齊因之梁有大長秋主諸宦者以司宮

闡統黃門中署奚官暴室華林等署陳氏之世遵用無改元魏
之族起於雲翔後徒代土終都洛宅厥初草創官名未具太和

定令職制漸備內官之品則有中常侍中尹中黃門令內者令
中謁者大夫中黃門中謁者僕射中黃門冗從僕射中謁者小

黃門謁者寺人闈人及大長秋等職列於階品并置內氏長四
人掌顧問拾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閣中侍中常

人中常侍中給事中各四人中尚藥典御史及丞中謁者僕射
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二人監四人內謁者尚統丞各一

人又有長秋等掌諸宮閤卿中尹各一人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負皆其吏屬其所領中黃門掖庭晉陽中山宮園池中宮僕奚官等者令丞及暴室局丞中黃門又別有冗徒僕射及博士四人掖庭晉陽中山等署別有宮教博士二人中山署又別有麴豆局丞園池署別有乘黃局都尉細馬車都督幸府部丞奚官署別有染局丞然自元魏以來中人多授臺省官及加封爵至高祿武成之間有至儀同食幹者其後以至任參宰相豫掌國政後周六官之建有司內上士巷伯中士等官隋革周制始置內侍省內省內常侍各二人內給事四人內謁者監六人內侍伯二人內謁省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領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局尚食置典御史丞各

各置令丞二人宮闈內僕加置丞各一人掖庭別置宮教博士二人煬帝大業三年改內省侍為長秋監改內常侍為內丞奉負二人改內給事為內丞直負四人罷內謁者官又署內僕署所領唯掖廷宮闈奚官三署而已後復置內謁者負唐室之建多因隋制有增益而有司之託吏屬咸備垂為著令故用詳紀內侍省內省四人內常侍六人內給事八人主事二人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內典引十八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掖廷局令二人丞三人書令史四人書吏八人計史二人宮教博士二人監作四人典事十人掌固四人宮闈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內閣人二十人掌扇十六人內給使無常負掌固

四人奚官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典事四人
掌固四人內僕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駕士
一百四十人典事八人掌固八人內府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
史四人書吏四人典事六人掌固四人大宗貞觀中定制省內
不置三品官內侍為長官階四品高宗龍翔二年改內侍省
為內侍監咸亨初復舊自貞觀至永浮未中人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而定負之外
復有品官給使之名武后稱制差增負位光宅元年改內侍省
為宮中宗神龍初復舊號是時中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已
上負外官者九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明皇尊重宮闈中官
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將軍門施祭戟至於持節討伐奉使宣傳
內主書院殿頭供奉監軍人蕃教坊武德主當率以中人司之

其監軍之勸過於節使品官黃衣已上三千餘人衣朱紫者不

平千數又有內坊單身給事無品之者開元二十七年以太子

內坊隸內侍省為局晉有太子寺人監負齊太子三卿校各有寺人二人隋文帝始置太子內坊典內一

人丞四人錄事一人令史三人書令史五人導客舍人六人閤師六人內閣八人內給使無負數內廐內二人典事二人駕士

三十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唐因其制省丞三人別置典直四人者也肅宗至德中始置觀軍容

宣尉處置使肅宗時李輔國為兵部尚書代宗賜號尚父授司空中書令又肅宗朝九節度討安慶緒於州不

立統帥以給事黃門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常統禁軍代宗幸陝錄朝恩之功又加天下觀軍容處置使永泰

二年始以中人掌樞密用事代宗用董秀德宗身元四年增內

給事二人內謁者監內侍伯各四員十二年立左右神策護軍

中尉二員中護軍二員德宗分羽林衛置左右神策軍避地山南悉以委中人乃立此職其後兩中尉

皆分領左右街功德使後又有知神策軍兵馬使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時天下軍鎮節度諸使

皆以內臣一人監之謂之監軍使十五年又增內給事二員二

十年增掖廷局令四員憲宗元和中使置樞密使二人劉光謙

皆為後有左右三軍闕仗使時以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

處置等使尋改為鎮州已來招撫處置使十四年又以內侍姚

文壽為京西北行營宣慰使蓋用兵之際惟立使號兵罷則省

十五年内省所管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一

千六百九十六人高品諸司諸使并內養諸司判官等穆長處

中始命中人監陣自後官軍討伐率命中人參護其軍號為監

馬都監四面行營陣時深州宣武相次用兵以中人為諸道兵

都監兵罷而省文宗時又有供奉官僖宗乾符中以中人為

排陣使廣明中置左右觀軍容使後率田左右軍容入為樞密

門思恭為天下行營兵馬都監田令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神

策護駕十軍等使後又以揚復光為同單等州管內制置使皆

非常置蓋唐室中葉之後諸司諸使多以中人主之如宣徽使

龍使內坊使內弓箭使鴻臚禮賓等使內教坊又有樞密承旨

使五方使學士使糧料院館驛等使之比後唐莊宗即位稍

之名朱梁革命並廢眾職院改樞密院為崇政

復本朝內省舊官時有內侍五百人復以中人居樞密使副使

宣徽內客省等使之任增置內勾司之目以主天下錢穀時以潞

張居翰為樞密使在藩中門使李紹宏為宣州監軍

徽南院使兼掌內勾司天下財穀皆委裁遣詔諸道悉遣中人

赴闕至者僅千人皆委之事務事復有內供奉之職明宗天成

中廢諸道監軍并內勾司從中書門下之請自後樞密使專用士人晉

漢以來宣徽院有內班之名周循其舊而史闕官號原其親侍

惟幄掌事局禁環拱天極是為近臣其有宣翊佐之績著討伐

之效彰幹蠱之業擅薦能之美規諫以救時政忠亮以罄臣節

內稟賢明之明動昭淵穆之識罔不克享榮祿終全令名至有

靡遵倫矩弗念兢勵朋比相附奢縱踰度貪昧無紀誣譎造端
始構勵階終罹罪罟自貽之戚幸免蓋希其有出總兵旅外監
閫政寔分心膺之任以參師律之要至於被寵獎之數以申褒
勸蒙譴讓之典以懲違失皆用論次垂之勸誡凡內臣部十有
六門

恩寵

夫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故天文著象則居皇位之側周禮
設職乃掌女宮之戒建夫漢氏而降侍衛黃闈宣傳密命布列
殿省分莅職任則有定誅策以扶辰極豫盟誓以討凶慝積宿
衛之勞守謹敏之節小心日處勤事匪懈故有苴茅分虎以奠
侯封銀璫左貂並處崇秩開甲第之賜累千金之賞寵及宗系

恩加既往斯可以獎賢良之行成親信之美自非絕意有守初
終克固者亦何以稱之哉

漢張卿為大謁者呂后所幸風大臣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卿
千金

李延年中山人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武帝號李夫人夫人生
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

石顯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
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
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有所徵發顯先自白
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吏開門帝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
入後果有上書告顯專命帝聞之笑以其書示顯因泣曰臣願

歸樞機職帝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嘗一萬萬

後漢鄭衆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幾初給事太子家章帝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特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豫中官用

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剡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音鄭

士交切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鄭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

蔡倫為中常侍安帝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為龍亭

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食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

孫程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小黃門江京等與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北鄉侯之薨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誅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事定下詔曰表功錄善古今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大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導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惡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鄜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

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
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
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
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
金銀錢帛各有差永建元年程與虞翊訟罪懷表上殿叱呵左
右帝怒遂免程官悉遣十九侯就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勲悉徵
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
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將軍
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
傳舍也傳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
音陟戀反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初順帝見廢為濟陰王監太子

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成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

過獲罪建等坐徒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建後封東卿

侯三百戶賀至太長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卿侯三

百戶曹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封亭侯司馬彪書云相

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都

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初起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

小黃門史大將軍梁異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帝召璜等五人定

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異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

新曹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武錢各

千五百萬悺上秦侯衡武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

鄉侯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
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
將作大匠超塚營唐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橫卒賻贈
錢帛賜塚營地

侯覽為中常侍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俸祿王
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疋賜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
封高卿侯

趙忠者平安人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
功封都卿侯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
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

六百戶

後魏宗愛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太武大會於江上
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仇洛齊本姓侯氏仇嵩以為子嵩長
女有姿色為閔冉宮人閔破慕容雋以賜盧豚子生魯元有寵
於太武訪得洛齊太武問其才用將授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
生為閹人太武矜焉賜以奴馬引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
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後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
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靈陵公拜侍中平原將軍冀州刺史
為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

段霸鴈門平原人霸少以謹敏見知太武時稍遷侍中賜爵武
陵公為安東將軍定州刺史

趙黑大武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
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
人加侍中進爵河內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黑曰臣以死奉
皇太子獻文遂傳祚於孝文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後為假節
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尅已清儉憂濟公
私時有人欲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
願終非所納孝文文明太后幸山聞之賜帛五百疋穀一千五
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疋穀
一千斛車牛二千乘致柩至都進贈司空公謚曰康孫小字茂
翹父瓚為姚泓安定護軍見殺小没入宮刑初侍東宮以聰識
有智略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太武
幸瓜步小左衛將軍賜爵涖陽子除留臺軍將軍駕還遷給事
中綰太僕曹乃請父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
石安縣子謚曰載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有冠軍
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張宗之河南鞏人以忠謹擢為侍
中散賜爵鞏縣侯遂歷右將軍中常侍儀曹庫部二部尚書領
中秘書進爵彭城王父孟舒文成贈平康將軍洛州刺史鞏縣
及宗之卒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王琚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稍除吏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
將軍孝文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為冀州刺
史帝及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拜散騎
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扶老自平

城還洛邑帝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瑯附表自陳初至多窘乏蒙賜帛二百疋及卒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靖王温字枕陽孝文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黄門轉中黃門鈞盾令稍遷尚食典御累轉車騎將軍侍中封武陽開國侯劇鵬粗覽經史閑曉文事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為給事中孝文遷洛鵬管宮官事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入父成扶風太守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稍遷散騎常侍領都館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奉合旨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為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鉄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帝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疋贈征南大將軍謂司空公謚曰恭葬日車馬親送出都

杞嶷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愬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孝文文明太后喜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帝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召其父睹生拜大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皇信堂帝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

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別使勞慰加疑太長秋鄉疑老疾乞外祿乃以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帝餞於郊西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疑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前後賞賜奴婢生馬盈數百千他物稱是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為中散遷光祿大夫遇性巧強與杞疑並為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及卒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也為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轉吏部尚書孝文為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加侍中知都曹事許以不死

李豐文明太后之世與其徒數人皆被眷遇出入禁闈

王質字紹双頗解書學文為中曹吏內典監賜爵永昌子累轉選部尚書累遷鎮遠將軍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美行留伐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獻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為榮入為太長秋未幾而卒

季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孝文遷洛轉被委授為太僕卿檢課奴產多有滋息宣武初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眾征愉為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

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贈帛五百疋以弟子曇景為後襲爵魏昌伯為羽林監直後白整少歷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大和末為長秋卿賜爵雲陽男宣武封其妻王氏為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幼時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在懸瓠騰使詣行在所帝問其宮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薛菩薩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右僕射後與茹皓使徐克來召民女還遷中給事特加龍驤將軍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大府卿孝明踐極之始以騰豫在宮衛封開縣子是年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勲除崇訓大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時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

主外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當為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後與領軍元叉廢靈太后又以騰為司空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正光四年卒贈帛七百疋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為義息緣絰者四十餘人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尉公冀州刺史葬之日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屈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

成軌字洪義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殿中謁者僕射孝父南征專進御食帝不豫常居禁中車駕還賜帛百疋景明中勅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尚食典御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

遣主書常顯景吊慰又起為本官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
開國伯孝明所幸潘貴嬪以執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莊
帝建義初執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為侯遷衛將軍及
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頗涉書記宣武末漸被知識充內任自
崇訓丞為長兼給事中

孟鸞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
龍殿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
鸞必不濟我為他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
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足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
二百僧齊賜助施五百疋同類者榮焉

楊範為中謁者累轉崇訓太僕賜爵華陰子宮中侍貴者靈太
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早得華州刺史坐事廢
於家靈太后念範勤舊以為侍中安南將軍華州大中正卒贈
秦州刺史

平季字雅穆為小黃門累轉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
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即位超拜北平
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侍中以叅謀之勲封元城縣開
國侯食邑七百戶永熙中加驃騎天平中贈持節使都督幽燕
平安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

張景嵩毛暢者咸在孝明左右而並黜了甚見知遇俱為小黃
門封津字醜漢勃海蓆人也靈太后令津侍孝明書超拜金紫

光祿大夫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北齊曹文標鄧長顥輩武成時亦有至儀同食幹者

唐楊思勗中宗初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高力士本姓馮則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平內難昇儲位力士屬內坊日侍左右擢受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又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力士嘗於寢殿側簾幃中休息殿側亦別有一院中有脩功德處彫瑩璀璨窮極精妙十七年又詔贈其父廣州大都督母麥氏趙國夫人力士又聚宮玄晤女為妻乃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傳天寶

初加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十四載為內侍省內侍監秩正三品及從幸成都還封齊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五百戶至寶應元年卒贈揚州都督陪葬泰陵陳德平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負外置同正開元十八年贈其母趙氏郃國夫人何行成為內侍負外置同正贈其母勞氏渤海郡君郭元壞為內侍負外置同正贈其母陳氏廣陵郡君雷楚珪為內侍負外置同正知內坊使贈其母和氏馮翊郡君並賞詔陵扈蹕之勤許其推恩也

袁思藝天寶十四載為內侍省內侍監秩正三品

李輔國本名靖忠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郡肅宗承命北巡輔國以廢卒從小心恭慎晝夜不離輿衛粗識文字記姓名肅宗

賞之留傍手沒使及即位因令掌四方文奏賜名護國時四方
徵兵朝務日殷輔國兼掌宣傳之命恩遇稍崇累遷太子家令
又改名輔國宰臣及近侍不奏事皆因輔國上決既復二京輔
國以功遷殿中監邲國公尋判元帥行馬司馬專掌禁兵賜內
宅居止開府儀同三司出入侍衛甲士常數百人權傾天下肅
宗為聚故吏部侍郎元希声姪擢女為妻弟挹持並引入臺省
擢為梁州刺史上元二年八月癸丑詔曰八座位崇是資望實
七兵寄重必籍勲賢况見危授命為臣之大節存舊錄功有國
之常典惟茲名器允屬當仁元從開府儀同三司判院帥行軍
司馬克閑廐五坊宮院營田栽接摠監等使兼隴右群牧使京
畿鑄錢使長春宮使勾當內作少府監及殿中都使上柱國邲

國公李輔國精明洞物弘毅冠時鍾河岳之秀氣稟人倫之高
識悉心無隱應物推誠潔已不雜於風塵臨事無忘於夙夜義
形造次績著始終頃在殷憂備同甘苦身率先於草創功有成
於纘服泊大兵之後戎務實繁職統中外事無大小克循恭敬
之節用申協贊之勲比陳利害多所孔益永言忠謹實表公材
未嘗矜伐彌自謙損星霜幾變夷險一心豈有業構經綸任兼
軍國尚居散列獨謝崇班宜膺喉舌之寵仍受腹心之託欽乃
攸司以副僉望可兵部尚書餘並如故乙未輔國於尚書省上
詔內厨造食自宰臣已下朝臣並集於都堂送之太常列樂酣
宴竟日代宗即位輔國又與程元振有翼載功特賜號為尚父
寶應元年五月壬午制曰論道之官兼平水土神化之本皆屬

陶鈞杖以勲賢執茲大政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判元帥
行軍司馬閑廐等使上柱國尚父李輔國先聖同德皇家保衡
經綸雲雷負揭日月佐命之義格於蒼穹親必造膝言皆投水
功高彌損任重不矜芟內難義形於色姦邪黜伏宗社獲安大
厦再崇九鼎增重肆予小子繼守萬方傾以寡薄賴於營救崑
廊是倚舟楫可乘且名冠雲臺未登公輔績參天造猶缺苴茅
爰遂推挹恐乖尋典朝廷百辟屢進昌言乃申弼亮之謨式副
群公之請主茲空土拜以專車更誓山河用加井賦宜俞往諧
之允叶褒優之禮可司空兼中書令兵部尚書食實封八百戶
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主使代宗即位以其誅
越王并黨與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尋代

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等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封保定縣
侯克寶應軍使尋加驃騎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帥身為司
空母郤氏為趙國夫人

魚朝恩天寶末入內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黃門至德中常令監
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名目自朝恩始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廣德元年西
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陝北至華陰朝恩以大軍迎奉六師方振
繇是深加寵異改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永泰二年二月二
十一日詔加內侍監判國子監事克鴻臚禮賓等使封鄭國公
食邑三千戶二十四日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書門下官諸
司常參官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京兆音樂教坊音樂竿

木渾脫羅列於論堂前朝恩辭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務宰相
僕射大夫皆勸之朝恩固辭乃奏之宰相引奏食奏樂中使送
酒及茶果賜克宴樂竟日而罷元載奏狀又使中使宣勅云朝
恩既辭不上但任知學生糧料是日宰相將軍已下子三百餘
人皆衣紫衣充學生房設食於廊下大曆三年錄朝恩前後功
封韓國公加內侍監仍加實封一百戶餘並如故以讓國子監
禮賓使之故寵之也四年九月復兼檢校國子監

董秀為內常侍大曆七年加冠軍大將軍左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封魏國公

喬獻德為中官大曆十二年十月特贈其亡妻李氏為隴西郡
夫人先是內侍董秀宣傳詔旨于中書門下秀誅以獻德代之
獻德小心恭慎乃加寵焉時又賜中官劉清潭改名忠翼寵
之也

澹守盈德宗時為內侍卒興元元年十月贈右監門大將軍賜
名定難功臣以其使河中遇害故也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
策護軍中尉特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身元六年南郊禮畢還宮
德宗以禁衛齊整召文場仙鳴勞勉文場加驃騎大將軍仙鳴
加監門衛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疋令於諸寺為僧齋以
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帝疑左右小使正將食手加
毒配流數十人

第五守進為內侍省內常侍貞元十四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
尉仍賜名守亮

俱文珣從後義父姓劉名身亮憲宗為太子身亮有輔翊功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中卒帝思其功贈開府儀同三司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憲宗即位為內常侍知內侍省事元和四年十月以護軍中尉大將神策兵東討王承宗帝御通化門樓以送之後為淮南監軍帝待承璀意厚以宰相李絳在翰林數論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乃罷絳相位承璀復入為神策中尉劉光奇憲宗時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致仕元和七年正月贈揚州大都督以常宣轉樞密故也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即位甲戌賜楊仲和等五人銀帶各一戊寅白身孫奉滿賜祿并銀青中官闕志和姜士幹孫從彥郭日通並賜緋白身元孝等二十人賜練已卯賜兩軍中尉樞密飛龍弓箭等使及諸供奉官錦綵金銀器有差庚辰高品郭日通袁孝思並賜金紫玉帶內養袁義成賈叔方等五人並賜緋白身四十人並賜祿而元孝溫劉仲儒昨日賜祿今日賜緋庚辰又賜兩中尉樞密洎諸繒錦餅盤倍於昨日之數品張張萬春郭廣應馬朝寬等五人並賜緋白身二十八人並賜祿戊子高品劉仲儀闕巨和並賜緋金紫辛丑朝罷幸龍監飛龍使及內官等賜物有差又賜品官許文端鞍馬銀器錦綵金銀賜品官闕志和永興坊宅一區錢一千貫壬寅賜中官郭日通等錢各五十貫癸未又賜內官魏孔簡李少端錦綵銀器丁未賜中官孫仲彥宅一區三月辛亥中官朱惟亮周文晟楊文晟

各賜永興坊宅一區五月辛亥賜內官袁義成咸陽故新平公
主莊一所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年即位增右軍中尉梁守謙
食實封三百左軍中尉魏孔進階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楊承
和飛龍使韋元素進弓箭庫使崔潭俊加上將軍並賞功也太
和元年三月己巳詔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右衛
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梁守謙行右衛上將軍致仕仍全給俸祿
命中使以綾絹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并粟麥薪草就宅宣賜守
謙六月己酉內侍監魏孔簡為左衛上將軍致仕仍全給俸祿
王守澄元和末文帝即位為驃騎大將軍克左右神策軍中尉
實封五百戶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太和九年九月以守
澄守本官知內侍省事克左右神策軍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
軍散官實封如故及卒贈揚州大都督

馬存亮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開成元
年九月贈揚州大都督存亮寶曆中為左軍中尉當張韶之亂
敬宗幸其軍有保衛之功寵任雖久不與王守澄輩同惡常以
退身為謀後遂稱疾致仕

仇仕良有翊文宗之功初為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
開成三年正月加驃騎大將軍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
德使武宗會昌元年賜士良紀功碑詔右射射李程為其文
楊復恭樞密使玄翼之子也以父瘞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每
監諸鎮兵龐勳之亂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為宣徽使咸通
中玄翼卒起復為樞密使黃巢犯闕左軍中尉田令孜為天下

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
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蜀還京田令孜為右軍中尉
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
魏國公後迎立昭宗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兵
後唐張承業初仕昭宗為內常侍光啓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
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為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
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朔承業累請出師晉絳以為岐人倚
角崔魏公之誅官官也武皇偽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
斛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為監軍莊宗嗣立兄事之親幸承業
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天佑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於
晉陽之弟時年七十七身簡太后聞喪遽至其弟盡哀為之行
服如光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李紹家為宣徽南院使判內侍省兼內外特進左監門衛將軍
同正上柱國同光二年四月加紹家右領軍衛上將軍封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賜推忠翊佐四紹宏為帝龍潛時與
孟知祥同為中門使及周德威薨帝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
事即位之初郭崇韜勳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路州監軍張
居翰與崇並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為宣徽使以已合當樞任
志常鬱鬱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慚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
錢穀簿書悉委裁遣

宗唐王莊宗時為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賜紫同
光二年四月加唐王金紫光祿大夫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賜

推忠翊佐功臣依前充樞密副使
揚希助莊宗時為內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
與宋唐王同日加金紫光祿大夫右監門衛將軍同止仍賜推
忠翊佐功臣依前內客省使
張居翰莊宗末為樞密使官至驃騎大將軍賜號竭誠
保運致理功臣明宗入洛居翰謁見於致德宮雪泣待罪
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居長安詔其子為西京職事以供
供養

孟漢瓊明宗時為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宣徽北院使長興
末馳騎召閔帝於鄴關帝即位尤恃恩寵應順元年陶正月加
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身扶運保泰功臣漢瓊時權知魏博軍府
既聞命表讓馳駟詔受官牒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六

內臣部二

賢行

薦賢

忠直

才識

賢行

夫居官掖之職親日月之光宣達是司出納惟允而乃謙虛由性仁恕成風清約自居謹厚有裕斯固君子之所尚識者之攸宗者也歷代已還良史所述事行所異斯可觀焉

漢北宮伯子

姓宮伯名伯子

孝文時以長者愛人故親近張賀車騎將

軍安世之兄孝武時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後漢鄭衆字季產南陽人衆為人謹敏和帝時為中尚侍以誅

竇憲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和帝時為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

心敦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安帝時為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

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騰用事三十餘年

奏事四帝未嘗有過及為太常秋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

益州刺史种暘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

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来非騰之過遂寢暘奏騰不為纖介常

稱暘為能吏時人嗟美暘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

常侍力焉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神仙傳云順帝世給事掖庭捕黃門

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

良智順帝時為太常秋清儉退厚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

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

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

謂商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卒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

辭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自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

公靈帝時例封官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下敢當帝乃

聽之

丁肅濟陰人靈帝時為與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

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

吳伉甘陵人為小黃門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托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後魏趙黑字文靜涼州人恭謹小心太武使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累遷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封河內王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願非情終無所納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太武時歷冀州并州刺史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門才兼美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以忠厚謹慎權為侍郎中散文成時為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人為內部坐大官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以積勞至曹監中給事累遷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為過由是特被孝文恩寵

杞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常侍中曹侍郎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堅為給事中小心謹慎常在左右

仇儼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孝文太和中為虎牢鎮將王遇宣武初為兼將作大匠廢后馮氏之為厓也公私罕相供恤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荐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體

後唐張承業天祐中為太原監軍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為豚犬莊宗深御之承業恐盧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太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或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為之藻藉也及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為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終身但稱舊官而已

張居翰同光中為樞密使時舊職干政拜家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霸族乘時擢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偽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盧行為變遣中官向延嗣馳騎齊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楷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其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及明宗入洛陽居翰謁見於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遂還長安焉

薦賢

古者稽象緯建官名爰設內臣用謹宮戒秦漢仍襲親任以隆傳近惟幄之中受宣機密之命其有竭節幹用勤心納忠風永苗克蘊明識推擇髦俊以揚于王庭薦述勲賢用熙乎帝載致

國富良士野無遺材經濟大猷翊亮鴻業所以能上應四星之象者其在是乎

勃鞞晉之內臣晉侯問原守於勃鞞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襄以壺飧

從徑餒而弗食言其良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襄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

進之示不遺勞景監秦孝公之寵臣孝公欲修繆公之業不令國中求

賢者公孫鞅因景監以求見孝公繆賢為趙謁者令時藺相如

為其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

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勿與即

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

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

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

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

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

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

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趙王召相如今使秦秦無意償

趙城相如竟全璧而歸

後漢雷曙為太長秋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扁虞放邊韶南陽

延固張溫弘農奭潁川堂谿趙典等

唐吐突承瓘自神策中尉出為淮南監軍使及徵入復為中尉

乃引節度使李鄲為相元和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鄲

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

樂而泣且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罷為戶部尚書

崔潭峻為荆南監軍使時監察御史元稹請為江陵府士曹參軍潭峻禮接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詞部郎中知制誥

後唐張承業為太原監軍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治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為霸府從事焉

忠直

夫策名委質守節無二便蕃左右盡規竭力皆忠之屬也周官寺人之職蓋所以給事宮掖周旋闈禁出納王命為之密侍所以親信者焉而有天資直諒居然異稟事君盡禮抗直無撓或託諷以補過或盡言以竭誠以至保持正人申其冤滯輔翼儲貳制其動搖或以成蕩寇之功或以立去惡之效伏節死難無所顧避司籍所記皆可稱述焉

履鞮晉猷公時人

即寺人披一云勃貂又名勃鞮字伯楚

猷公使履鞮趣殺公子

重重耳踰垣履鞮逐斬其衣袂遂奔狄晉惠公立畏重耳乃使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遂往齊後反國大臣呂省卻

芮卻謀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常欲殺文公鞅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履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管蘇楚人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遺我以禮為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漢史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後漢鄭衆和帝初自中常侍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以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盡心敦慎數犯嚴顏輔弼得失

孫和順帝時自中黃門擢拜騎都尉永建初虞詡為司隸校尉中常侍張防每請託取受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乃自繫廷尉奏言防罪防流涕訴帝詡坐論翰左效防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程與官者張賢孟叔馬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事具內臣規諫門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何母求請阿母

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郎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

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侯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人言之防坐徒邊賈郎等六

人或死或黜即日救出詔

呂強靈帝時為中常侍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共稱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後魏趙黑獻文時為侍中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原賀等辭義王直不肯奉詔帝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悅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熙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祚予孝文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處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嫉其虧亂選禮遂爭於殿庭

杞嶷孝文時自中常侍遷中侍曹御尚書自摠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後為涇州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老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

劇鵬與王質等俱為中官孝文遷洛鵬常為宮官幽后之惑薛菩薩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張景嵩毛暢孝明時俱為黃門每承閑陳元乂之惡於帝元乂

之出景嵩暢頗有力馬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

元义太后妹夫

也時內外喧喧云义還入知事暢等恐禍及已及啓帝欲詔右

街將軍楊津密往殺义詔書已成未及出义妻知之告太后云

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暫出詔書草

以呈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状意為小解然义妻構之不已遂致

疑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

北齊田敬宗為中官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為周

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辭色愈厲竟斷

四體而卒

唐審文昌德宗初為中官涇帥之亂帝召禁軍御賊並無至者

唯文場及宦官霍仙鳴率諸中官及親王左右從行

劉身亮貞元未為宦官性忠直蹈義順宗寢疾翰林學士王叔

文欲奪宦者兵權每中官李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身亮

建議與之爭知其朋徒日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騎薛文

珣尚衍解至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及

太子受禪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身亮之忠盡

累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景忠信為中使元和中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平淮西都統諸

軍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裔之壘重裔禦之中敢搶馳請救

於忠武李光顏以小潞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大將軍田頔

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由是不克救重裔弘以光顏違

令取頔及朝隱將戮之頔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

畏弘不敢屈會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其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即往釋穎及朝隱馬存亮為內飛龍使神策軍衙前虞侯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中尉王守澄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存亮同入見爭於帝前曰今謀反者申錫爾且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楊復光乾寧中為內侍巢寇之亂復光監忠武軍屯于鄧州以遏賊衝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偽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常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即赴之酒酣岌言及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所趨者利害如不顧恩義不規利害非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而舍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可言乎声淚俱發岌亦為之流涕岌曰岌不能獨力拒賊兒奉而已而心圖之故召公言事瀝酒為盟是夜復光乃遣其假子守亮殺賊使於傳舍

後唐張承業為太原監軍武皇屬以後事曰吾兒孤弱群庶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援立嗣主平內難策略俱多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時身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介第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不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太后須錢蒲博給伶官嘗置酒於泉府莊酒酣命興聖宮使李斷繼岌為

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

和奇繼歲小字和奇無錢使七奇七奇謂承業也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

業謝曰郎君歌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

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承業曰

臣老勅使非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

訪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

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為本朝誅汴賊王

為惜庫物斬張承業首死亦無媿於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

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效忠而敢依

陷附揮拳踣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

召扣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誤於七奇太后必怪吾七奇為

吾痛飲兩危分謗可乎莊宗連引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

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誤特進已咎矣可歸第翌日太后

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

焦彥賓為西川監軍使在同光世有軍功守道忠正為巷伯之

英秀

才識

語曰周公之才之美又曰多學而識之者歟若乃位居丹禁職

重內庭性識通明學術優異或精於明法或審於音律或知星

而察變或濟異以濟時信為道不群故希世而可貴者也秦趙

高始皇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受詔教習胡亥

使學以法事

漢趙談文帝時宦者以星氣幸

李延年中山人武帝時給事狗監中

主獵犬也

善歌為新變聲是時

帝方興大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孔恭宣帝時為中黃門明習法令故事

史游元帝世為黃門令作急就一篇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有才學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散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後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竭者劉瓛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李巡靈帝時為中官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事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趙祐為中官博學多鑒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吳伉為小黃門善為風角博達事奉公稱之

後魏劇鵬孝文時為給事中粗通經史閑曉文事

王質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累遷至大長秋

賈粲頗涉書宣武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任

北齊田敬宗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門侍伺隙便周章詢請

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

唐李輔國粗知書記為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閑廐簿籍

孫知古為內侍初田承嗣於魏州為安祿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宇知古因使宣慰潛諷承嗣遽毀除之知古使還具以聞以承嗣同平章事獎之也

魚朝恩天寶末入內侍省性黯惠善宣荅通書計

揚復恭幼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累遷至觀軍容使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六

內臣部

將兵

監軍

立功

幹事

將兵

夫近侍之臣雖宣於命令統帥之任實寄於心腹當經略之未靖惟材能之斯委觀其漢氏中微元魏多事逮茲唐室存羅寇難寓縣挺災金革不息乃有稟忠厚之性懷將領之材或付之禁衛之師或委之征伐之任或監示於方面或扈從於乘輿咸能震耀天威恢張師律克施拱極之效聿成靖亂之勲論而次之垂諸簡冊俾後之觀者庶知前王之權略矣

後漢蹇碩為小黃門桓帝置西園八校尉以碩為上軍校尉又

以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
大將軍亦領屬焉

後魏孫小為西臺中散太武辛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
衛將軍除屈臺軍將

杞疑為中常侍孝文時累遷殿中侍御尚書以統宿衛

唐楊思勗玄宗時為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
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南安府詔思勗將討之十
二年五溪首領軍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十四年邕
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思勗又統兵討平之十六年
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憐等聚徒作亂詔思勗率永連道
等州兵及淮南弩手十萬討之

李輔國天寶末侍太子如朔方肅宗至德初為太子家令判元

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程元振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代宗寶應初伐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魚朝恩為品官給事黃門寶應初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

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官容軍使名自朝恩始

累加左監

門衛大將軍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鎮陝以

殿東夏廣德初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等使

竇文場德宗建中末與霍仙鳴從幸奉天左右禁旅委文場仙

鳴主之文場累遷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勾當左神

策軍仙鳴累遷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勾當右神策軍

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

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又以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左神威軍中
護軍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右神威軍中
護軍護軍中尉與中護軍古有其官朝自國未嘗置其員秩也
常以禁衛嚴密文崇寵中貴故異其名而授文場等

第五守亮為開府內常侍貞元十四年霍仙鳴卒以守亮為右
軍中尉

楊志廉與孫榮義並為內給事貞元十七年以志廉為內常侍
克左神策護軍中尉副使榮義為內常侍右神策護軍中尉副
使二十年以志廉為特進監門大將軍克左神策護軍中尉兼
左街功德使榮義為特進右武衛大將軍克右神策護軍中尉
兼右街功德使

薛盈珣貞元末為內侍省內侍知省事克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副使憲宗元和初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吐突承瓘為內常侍元和元年遷左監門衛將軍克左神策軍
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累遷左衛上將軍四年鎮州王承宗
拒命詔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
使招討處置等使時諫官御史上疏相厲皆言自古無中貴人
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言尤激切憲宗不獲已仍
改克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出師經年無功乃密遣人告王
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承宗表至朝廷罷兵承瓘班師為
禁軍中尉段平仲抗極論帝不獲已降為軍器使出為淮南監

軍八年復為神策中尉

第五國玘元和二年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克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程文幹為內侍省監知省事元和五年遷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克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

彭猷忠為右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七年克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梁守謙為內常侍元和十三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十五年十月涇州奏吐蕃大軍去州三十里下營命守謙克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住軍赴涇州救援

馬進潭元和末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楊承和穆宗長慶初為右神策軍副使

馬存亮長慶中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劉引規為鴻臚禮賓使敬宗即位以引規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魏弘簡為內方箭庫使寶曆二年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王守澄知樞密事文宗即位以守澄為驃騎大將軍克右神策軍中尉

仇士良魚志弘太和末為左右軍中尉又云太和九年士良等因甘露事率禁兵殺宰相王涯等一十一家自是權歸于士良志弘至宣宗即位復誅其泰甚者而闍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楊欽義大中時為神策中尉

楊玄寔僖宗乾符中為左神軍中尉

楊復光為黃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賊帥黃巢犯江西復以復光為排陣使時招討使宋威戰敗復光摠其兵權中和中詔克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

田令孜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左神策軍中尉僖宗幸蜀以令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時自蜀中護駕令孜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為五軍令孜摠領其權

王彥甫廣明中與田令孜為左右觀軍容使率禁軍從幸興元西門思恭中和中為觀軍容使

楊復恭為樞密使光啓二年代田令孜為右軍中尉專典禁軍

劉景宣西門重遂昭宗大順二年為左右神策軍中尉

駱金瓘景福二年代西門重遂為神策右軍中尉

景務脩宋道弼光化元年為左右軍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光化二年為兩軍中尉

韓全海張引彥天復初為兩軍中尉

監軍

古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蓋不得已而用之也觀夫唐制始自肅宗參用內臣典治軍政或莅戎於征討或護軍於鎮守申嚴有翼則往無不濟愛克厥威則功或固成雖委以心腹誠無外顧而貞其師律或爽加猷信利害之相兼故否臧之不一也

唐魚朝恩玄宗天寶末為品官給事黃門肅宗至德中常令兼用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也

竇文場王希遷皆為將軍德宗興元元年以文場兼策策軍左廂兵馬希遷兼神策軍右廂兵馬

孟介貞元八年為宣武監軍

王定遠貞元十一年為河東監軍節度使李自良卒行軍司馬

李說授任先是定遠以聞德宗授說誥命定遠以始謀為李說

說深德之自是河東軍政多出於監軍焉

貞元十四年是少誠拒命招徵十七鎮之

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者以內官監之進退不由主將

薛盈珣貞元中為鄭滑監軍

吐突承璀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憲宗元和六年出為淮

南節度監軍使

梁守謙為內常侍知樞密元和十一年命守謙宣慰淮西諸軍

因留監進討授以虛名告身五百通及金銀錢帛以勸死士

王守澄元和為徐州監軍

崔潭峻元和末為荆南監軍

楊承和為右神策副使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以李光顏為陳

許節度兼涉州節度勅承和充深州諸道兵馬都監

長慶二年官軍討伐

鎮州率命中使參護其軍號為監陣多選勁騎自衛觀望勝則乘騎急聞以邀爵服敗則迫脅成帥致其怙懼故以兩河之眾討數州之叛師者力屈終議赦之固統長非才亦由監陣擾之也

段文政為內常侍長慶二年鎮州兵亂賊圍深州以文政充都

監領鄭滑河陽陳許三道兵赴深州應援

馬存亮為左神策護軍中護長慶四年以存亮為淮南監軍使
楊叔元文宗太中為山南西道監軍使

李榮成太和四年興元軍亂節度使李絳被害命榮成克興元
監軍使

王守洵守澄弟也太和中為徐州監軍

田令孜本姓陳懿宗咸通後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僖宗乾
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為觀軍容等使後從幸梁州
求為西川監軍王建自為蜀帥仍舊監軍事

楊玄玠為內常侍咸通中為河南監軍

楊復恭幼入內侍省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命復恭監陣有功

自河陽監軍入為宣徽使楊復光為小黃門累監諸鎮征討乾

符中王仙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後仙芝陷

荆襄以宋威為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威敗詔以荆南節度

復王鐸代宋威復光監光武軍屯於鄧州中和初復光赴援京

師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初以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

天下兵馬都監老疾不行詔令復光代之

袁季貞為河中都監昭宗乾元三年以季貞克邠寧四面行營

兵馬都監押

後唐張承業唐光啓中為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
使渭北因留監武皇事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
為監軍

張居朝唐末為樞密承二日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

立功

功名之立君子之所尚也故載之甲令藏在盟府以垂乎不朽者焉乃有列職禁閹祇事帝右忠而能力勇且知方或應變矢謨克平於大憝或從行執銳屢摧於勅敵或竭誠而濟難或悉力以盪寇用能立事當世流芳策書論而次之固可以勸事君者之忠蓋尔

後漢鄭衆為內侍大將軍竇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官河南平

陰人

瑗音玉與切又音館

唐衡潁川郟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官

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南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

皇后秉執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

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鉗與鉗古字通音其炎

反莫有言者帝逼畏心常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喜二年

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

外舍謂皇

衡對曰單超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敬禮小簡不疑叔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

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惟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爾帝曰審然

者常侍密圖之超曰是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

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

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異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趙忠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以與誅梁異功封都鄉侯

後魏孫小初內侍太武東宮以聰識有智略轉西臺中散每從

征伐屢有戰功

仇洛太武時為給事黃門侍郎從征平梁以功超遷散騎常侍

唐楊思勗中宗初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

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將軍時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

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馮

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

問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

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

率兵募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

將軍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州反反叛思勗又統

兵討平之生擒梁大海等三人餘人斬首二萬餘級復積尸為

京觀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陷四

十餘城行範自稱天子遊魯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南越王割

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進討兵至

瀧州臨陣擒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據雲際盤遼二洞思

勗悉眾功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

計

唐朝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太宗行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北至華陰朝恩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由是添加寵異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皇甫政德宗時內臣也貞元中福建叛卒逐其觀察使吳詵既而福州兵四百余人潰亡入海延至温台明州寇掠鄉閭頗為人患帝憂其滋長令政設策備之政乃令從事韋萬巡撫三州擇海捕形便起城柵脩艦教弩選士豪者統將以招討之萬有方略數月之間擒獲頗衆餘悉降之自是瀕海皆寧萬及萬吏各加官賜帛各有差

楊復光咸通樞密使楊玄翼之猶子也乾符中為內侍王仙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後仙芝陷荆襄以宋威

為招撫使復光又監其光宋威敗復光乃搃其衆控扼于襄鄧之間仙芝敗乃移監許州中和初巢讓陷京師許州帥周岌稱臣二賊復光斬其偽使會許州秦宗權叛岌遂得衆三千人復說宗權赴難宗元遣其將王淑以兵八千從入至南陽淑遲屆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衆分為八都則鹿晏孔龐從韓建王建晉暉張造李師大是也檢一人未獲尋叔鄧州復召徐宋壽州荆門等軍赴援京師皆從之衆踰二萬乃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初以觀軍容使思恭為天下兵馬都監時老疾不行詔令復光代之既破巢讓朝廷方議其功以其年六月暴終

馬存亮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敬宗長慶四年四月景申有賊犯右臺門入宮時帝在清思殿擊毬聞之驚出為難至左軍存

亮匍匐出迎捧帝尼嗚咽涕泣自負帝入軍既安堵存亮又令
驍將康藝全率騎卒入宮討賊賊衆殲焉初帝始至軍憂太皇
后之隔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后至空於軍中丁酉帝還宮

幹事

內臣之職載於周官見於左氏秦漢而下乃有性質忠厚知識
開敏或居出納之任或釐中外之務而能力心王室恪居官次
夙夜匪懈風雨不已提綱而衆目皆治投刃而盤根必解職修
而事舉功成而名著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斯之謂矣

秦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為宦者

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故
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

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

敦一作毅赦之復其官爵

漢石顯弘恭皆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皆任中書官
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

侯淵以宦者有才辨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
侍

後漢鄭衆字季產南陽人為入謹敏有心幾位太長秋

蔡倫有才學盡心敦慎為尚方令和帝永元九年監作秘劔及
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曹騰為太長秋加位特進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
有過

後魏仇洛齊中山人為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

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縣
自從逃戶占為紬蠶羅殺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編於天下不
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
之屬那縣

趙黑太武時以恭敬小心帝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幸又
遷侍御典監藏後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
孫小字茂翹咸陽人內侍東宮聰識有智略累遷給事中領駕
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并州刺史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
旗其化

杞疑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自摠納言職當機近
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
領中曹如故

王質高陽人為鎮遠將軍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
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

張祐為鎮南將軍尚書左射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
未曾有過

季堅初事文明太后稍遷給事中小心謹慎常在左右孝文遷
洛轉被委授為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

白整者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敬著稱稍遷中常侍太和末為長
秋卿

成軌孝文時為謁者僕射以謹厚稱時有奏發輒合帝心車駕
南征專進御膳侍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

王遇宣武初兼將作大匠性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
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
園大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
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之者均其勞逸

唐高力士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宮闈丞開元初為右監門將軍
知內侍省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

李輔國知書計事高力士令掌閑廐中簿籍天寶中閑廐使王
鉞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宮馬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敏惠有才幹後為神策中尉
楊復光慷慨負節義有籌略僖宗中和初為天下兵馬都監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莊宗在位太原事一委承業而積
聚度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咸盡力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八

內臣部 四

翊佐

規諫

翊佐

夫垂統繼世荷三靈之睠協力諫議資中人之助自炎漢甫定
外戚擅權積成姦威幾易皇胄賴其忠言嚮應群疑永釋輔正
神器翊登天極降及于後益濟其美首公竭節扶危成安昭諸
信書厥有不績者焉

漢張釋為宦者令太尉周勃與丞相陳平誅諸呂迎立代王是
為孝文帝初東侔與太僕滕公入清宮殿麾左右執戟皆什兵
罷有數人不肯去釋諭告亦去

漢張孫程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遷中常侍順帝為太子時安
帝乳母王聖太長秋江京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廢太子為濟
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北鄉侯立為天子其年十月病篤程謂濟
陰王竭者長興渠興姓渠名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

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斬江京閭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
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嘆憤又長樂
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閭顯白
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
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
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逵等俱坐省門下程
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內省所服欲引為主
因舉刃脇閏曰今當立濟陰曰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
俱於西鍾下迎濟王立之是為順帝

曹騰為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
皆封亭侯

曹節為中常侍奉連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
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功封侯

後魏趙黑字文靖為侍中封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
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辯義正直不肯奉
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
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
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願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

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祚于孝文

王溫字桃陽為中常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延昌四年群官迎孝明於東宮溫於卧中起帝與保母扶抱入踐帝位

平季字稚穆為中給事中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即位超拜平北將軍四州刺史尋除撫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

唐李輔國少入東宮天寶末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乃獻計請分兵比如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及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

程元振直內侍省為內射生使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太漸皇后張氏有寵無子慮失權勢結少子越王係密構異謀將圖廢立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元振知之潛謀於李輔國輔國久掌禁兵素與皇后嫌隙及聞元振言有自得色乃與元振定策伏兵於凌霄門擁太子請不赴召以兵翼太子入飛龍廐候變而動既夜輔國元振乃勒兵會於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同謀中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百餘人禁錮之逼皇后幽別殿丁卯肅宗疾不起元振等如迎太子於九仙門見群臣行監國之禮已巳即皇帝位是為代宗

俱文珍從義父改姓劉名貞亮順宗自正月即位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時王叔文韋執誼等專政隨侍扶坐殿群臣入門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中官李忠

言待詔王伾為之內王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謹華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其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由是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謂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均嚴綬等牋表而文珣與中官劉光奇薛盈珣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固厭倦萬機嫉惡叔文等至七月乙未遂詔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命太子勾當軍國事及太子受內禪時議嘉其忠蓋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元和末入侍憲宗疾大漸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策立穆宗

楊承恭為觀軍容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不豫未知所立群臣以吉王最賢將立之復恭請以封王監國乃宣遺詔立為皇太子弟遂即帝位是為昭宗加復恭開府金吾上將軍

劉景宣與西門重遂為兩軍中尉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景宣重遂惧其窺圖非望乃傳詔召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景宣重遂在伏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伊先審斫順節頭隨劍落

後唐張承業昭宗時以寺人監河東軍及誅內官太祖雖奉詔命實保憐之匿於斛律寺佛其後復以為監軍侍遇益至承業每歔歔感德後太祖病篤啓手之夕召承業厲之曰吾兒孤弱群庶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顧瑗立莊宗初聽斷大事時

李父振武節度使克寧為管内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兵柄莊宗以軍府事讓之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勲德俱高衆情推伏請當制置以鎮群心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思孰敢異議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因率先拜賀初太祖獎勵成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下之兵朝夕衆議欲謀為亂及莊宗統紹或疆項不拜鬱鬱憤惋託疾廢事命李存顥以陰計于克寧曰尤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寧因圖禍亂存顥存實欲以克寧之弟謀害承業李存璋等欲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貞簡太后為質克寧意將激發乃擅殺大將李存質請授已雲州節度割蔚朔應州為屬郡莊宗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克寧俟莊宗過其弟則圖竊發幸臣史敬鎔者亦為克寧所誘盡得其情來告莊宗莊宗謂承業曰季父所為如此無猶子之情予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世言猶在耳顥輩欲以太原降賊公欲何路求生不即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說其謀衆咸憤怒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攻之遂平其難及莊宗平定河朔連歲出征軍國大事一以委任承業夙夜在公以身犯難不畏強禦莅官行法督賦徵租廩藏盈衍帝所倚賴以先事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努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

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

規諫

夫適臣盡規不專在於守和而已由東京已來乃有列宮省之任在皇位之側處乎近習便蕃左右而植性忠厚飭躬方雅詳知前訓通曉吏事判邪正之攸趣明理道之所急錄是奮勵悃幅敷陳當否斥姦佞之首叙政治之失防禁非辟保全良俊建謹議以興國贊輕典以愛人或形於奏書辯義可舉或備於進對亮直不回斯足以參乎密侍而資乎訪問者已

後漢孫程順帝時為中黃門拜騎都尉永建元年司隸校尉虞翊以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翊輒按之而屢寢不報乃自繫廷尉奏言其罪防流涕訴帝翊坐論諭左校程與張

賢孟叔馬國等知翊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下見

一云懷表上殿程

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沃

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翊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稱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詔出翊還假印綬程復上書陳翊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呂彊為中常侍靈帝時封都鄉侯彊辯讓懇惻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玉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

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趙高

指鹿為馬而殺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

茅土開國承業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無及家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

無念是祖聿脩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特

加恩澤又授位聿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

稼穡荒蕪鄭玄註周禮云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後

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素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

雖賤而戶有饑色按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

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知卹

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註云是

西宮而不見恤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

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

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

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

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

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化杜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

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後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霄宜

有顛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且河間疏遠解瀆懇絕而黨

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

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壘郭璞注山海經曰壘似土

白色雕刻之飭不可闡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沮放效莫肯

音惡音惡雕刻之飭不可闡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沮放效莫肯

矯拂矯正也拂戾也拂音弗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

也各校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校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

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于

字亦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

至使禽獸食民之其土地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

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民有渴死廐馬秣粟野有饑民近臣

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

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

敢懷道迷邦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官陛下不容其言

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毛詩云駕彼四牡四項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

養大其領不肯為用欲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所譏毀故也競欲咀嚙造作非條飛條飛書

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

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惧劔客之害謂蔡邕徒朔方

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紀明武勇

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式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

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

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

任及紀明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時帝多穡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道行

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買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疆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

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

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贈西園引可農之藏中廐聚

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道德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

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故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

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

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

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

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

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班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

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班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

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塵之罪道無明過之願惡目失見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此與庇同也

陛下詳思臣言不以已過見班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初黃巾賊

起疆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

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惧乃大赦黨人又云司隸校尉陽球奏收故太尉段紀明

就獄詰責紀明飲鴆死強上疏追訟紀明功靈帝詔紀明妻子還本郡

後魏王叡孝文時為侍中吏部尚書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

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

善乎帝從之免者千餘人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文事與王質等俱充宮官文明太

后時以見眷遇為給事中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事幽后后之感

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後事莊宗帝從征討栢鄉之役王

師既迫汴營大將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退舍帝怒其懦不聽
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
而入撫帝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務姑務萬全
言不可忽帝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叔軍保高邑帝初獲
王璽諸將勸帝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謁帝從容言曰老
奴受先王顧命謹事郎君利器否臧盡合忠言殿下父子血戰
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克河
朔數州弊於供億日望陛下掃除梁汴休戰息民今元惡未平
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此為一未可也
由咸通中便在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
經年草定臨事猶闕今殿下既化家為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
須取太長常準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為人輕笑二
未可也老臣愚懇未願殿下受人推戴者此也大凡舉事量入
而行悠悠之譚無益實事因泣下沾衿帝曰予非所願柰諸將
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於官凶問至帝悲慟連日輟食
因言曰天奪孤之子布也

按五代史承業天祐十九年十一月
卒明年四月莊宗始即帝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九

內臣部 五

朋黨

恣橫

譴責

貪貨

朋黨

夫親丹宸游黃閣上應躔次下聞謀議其來久矣自兩漢之季
五代已往或值黃道浸衰朝綱靡振本以宮闈之職遂參樞衡
之任共相樹置遞為表裏乃有擢自行伍膺節制之權收於寒
微踐公台之貴吹噓所至羽翼斯生故無益於為邦但有紊於
致治觀夫賢愚之用捨乃知時運之污隆耳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
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也倚依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

邢印何累累綬若若邢累累積也言其兼官據執也

後漢張謙靈帝時為中常侍封列侯與中常侍趙忠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

後魏劉騰自小黃門遷侍中與領軍元義廢靈太后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孝明書密令防察義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對置義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及卒葬日內官為義服仗經衰縞者以百數

賈粲自黃門累遷為光祿大夫與元義劉騰等同共諫謀粲既義黨威福亦震於京邑

唐魚朝恩代宗時為觀軍容使鎮陝州與周智光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本以騎射後軍嘗式捷自行間登偏裨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

薛盈珣憲宗時為中貴人有權力於元和初薛謩為代北營田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中貴人以族人附進盈珣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魏弘簡穆宗時知樞密初元稹貶江陵士曹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轉詞部郎中知制誥無何召入翰林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與稹交而弘簡又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友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乃罷稹內職以弘簡為弓箭庫

使

崔潭峻穆宗時為內常侍京兆尹崔元畧以宗人附之遷戶部侍郎外以元畧板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潭峻方有權寵元畧以諸父事之故雖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辨旦日一時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選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愚敢自干冒天心所擇致驚特達之恩衆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說詔荅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畧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王守澄為內常侍穆宗暴得風恙興元節度使裴度三疏請立儲嗣宰相李逢吉亦請立敬宗為太子時守澄掌樞密自穆宗不愈事權益隆翼城人鄭注自言能為黃金藥服一刀圭可去痿弱重脰之疾復能使老年人如壯男子守澄得是藥頗効常神而親之注又有奇辨言必通夕出入禁中無時於是李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諫因鄭注日與守澄潛結敬宗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敬宗深德之逢吉既內倚守澄之助而外又有門館人張又新李續之輩為籌畫即廣進虛薄邪妄之徒置於班級謂之清流自承郎已下多以黨進又新與續皆逢吉藩僚也

後唐安希倫為內官長興二年夏被誅以其受樞密使安重悔密旨令於內中伺帝起居故也

恣橫

周禮建寺人之官掌女宮之戒自茲以後命數寢隆宣帷幄之勤豫臺省之務其有任居要近性異專良忘兢慎之規昧真素之理專與奪之柄揔營衛之威樹任恩親光寵支附非復掖庭黃闈之職正內求老之任亦有忌克不顧崇侈滋豐獨坐之諺以興鈞黨之誣斯招釁羅患蓋自取焉

豎貂齊人魯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

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齊桓多

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寺人漏洩桓公軍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于此始擅貴寵

秦趙高二世時為郎中令所殺人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

事毀惡之乃說二世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高常侍中用事

事皆決於高高後欲為亂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

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群臣皆畏高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為人巧惠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

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詭違也違忤恨眦眦輒被以危法被加也音皮義

反餘具內臣宮賢門

後漢孫程順帝時為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

為司隸校尉虞翊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左

官確維桓帝時為小黄門史以誅大將軍梁冀功遷中常侍與

單超貝瑗徐璜唐衡五人同日封侯故世謂之五侯超疾薨其

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喬徐卧虎

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而或作兩多取良人美女以為

姬妾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
貝瑗桓帝時為中常侍封東武陽侯司隸校尉韓演奏瑗兄弟
相恭減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卿
侯卒於家

侯覽靈帝時為中常侍累遷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
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張讓與趙忠夏惲郭騰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
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獨
發覺坐誅靈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
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
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後魏趙黑猷文時為御典監藏累遷侍中與選部尚書李訢有
隙訢列黑為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
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為門士

王遇孝文時為中散累遷華州刺史封宕昌侯幽后之前廢也
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帝對僕射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
議之罪冲言果尔遇合死也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
耳遂遣御史馳駟免遇官奪其爵衣冠以民還私第

符承祖為侍中知都曹事初文明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
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減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
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温孝明文時為左中郎高陽王雍既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

為鉅鹿太守

唐程元振代宗時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寶應軍使專業禁兵吐蕃党項入犯京畿車駕幸陝州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請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及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時與御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彈詔長流溱州百姓

呂如金

憲宗時為翰林使元和四年史四十配恭陵行至閔鄉而卒如金以秘書請託於監銑使李筮故有是責

吐突承璀為左軍中尉鎮州王承宗叛以承璀為鎮州已來招撫處置等使及罷兵班師仍為禁軍中尉諫官段平仲等伉疏極論承璀輕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為軍器庫使俄復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方箭庫使劉希先取羽

林大將軍孫璿錢以求方鎮事連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使吐突士昕敬宗時與武自和俱為中官寶曆二年入新羅取鷹鷄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咸以受新羅問遺不進獻故也

楊文端與李孝溫具為內養寶曆中送幽州春衣節度使朱克融嫌疏弱執之以問敬宗時優容別命中人宣諭仍更賜衣服劉文端崇陵孝溫元陵

劉承偕以穆宗長慶中為澤潞監軍頗恃恩權常對眾辱節度使劉悟悟不能平異曰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辱軍眾因亂朝廷不獲已貶承偕

楊叔元為興元監軍文宗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事因叔元以言激之温造代絳盡殺亂卒叔元擁皂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配流康州

田献鈺為閤門使咸通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門進狀論郭淑妃弟郭敬述陰事懿宗怒甚杖殺殷裕以献鈺受殷裕狀奪紫配橋陵

貪貨

夫天象著明四星侍於皇位周官作則五人典於正內訟襲既多登用亦廣增金璫右貂之貴預紫闈清禁之謀有匪其人不能稱是職因緣權寵寢恣驕貪前史必書不無其迹後人斯覽足戒其非

齊夙沙衛寺人也魯襄公二年齊侯伐萊人使輿子子賂夙沙

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索簡擇好者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

為靈也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公謚應其行

漢石顯為中書令貴幸傾朝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賂遺謂百官群下賂

遺也訾與資同

後漢李剛為中常侍順帝即位剛及中常侍黃龍楊位孟叔李

建張賢使汎王道李元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

高官增邑

高梵為中常侍坐臧罪減死一等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化貨遺以巨萬

計

王甫為中常侍海勃王惺既貶為瘿陶王後因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千萬桓帝遺詔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誣奏大逆迫責自殺

張讓為中常侍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行誼赫扶風人

孟佗

佗音駝

資產饒贍與奴朋黨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

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辨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竭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得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

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佗字伯郎一云以蒲

匍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後魏李堅高陽易人也宣武初為太僕卿瀛州刺史本州之榮

同於王質

王質亦高陽易人高祖時為瀛州刺史

所在受納家產巨萬

劇買奴歷位幽州刺史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

禁闈並致名位積資巨萬第宅華莊文明太后殂後乃漸衰矣

劉騰孝明帝時為秋卿滎陽鄭雲諂事騰貨紫纈四百疋得為

安州刺史

唐牛仙童為內謁者監宗開元二年十七年以坐贓杖殺太子

太師蕭嵩坐累貶官制曰王者立法無私有過必徵古之令典

太子太師蕭嵩累踐清資嘗居重任身寵茅土家榮姻戚人臣

之貴莫二止足之分當知曾不是思乃行非道城南別業地即

膏腴畝直千金蓋謂於此遂將數頃輒遺仙童名位若斯恩遇

亦甚昵於庸豎更欲何求靜言其情深所未諭但久經任使措

在朝廷自不飾躬身用驚聽豈可輔導太子頡頏正人宜從貶

黜以肅紀綱可青州刺史仙童又與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財貨
交通制曰張守珪本自我行夙承任遇去歲軍務失實乃命謁
者監牛仙童宣諭朕意輒便結託凡細令其詭詞賂以百金兼
之數口恐懼邊塞或容可苟求遣謁軒墀何不早日披露用茲
奉國曷以為顏猶念舊勲俾從寬典可括州刺史

輔瓊球天寶末宰相楊國忠韋見索等陳安祿山反狀玄宗潛
使瓊球送甘子于范陽賜祿山私侯其狀瓊球受其重賂還固
稱無事後賄賂事泄玄宗怒因祭龍堂遣備儲供責以不虔遂
命左右撲射之

馬日新為內常侍代宗為廣德中江左右荒詔日新領汴滑軍
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時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邵
光超德宗初加李希烈淮南節度使令光超受之節希烈遺之
僕馬及縑七百疋事發杖六十配流自兵興已來中貴用事宣
傳詔命於四方不禁其求取既鞭邵光超四方節度有以曩例
賂中官者皆不敢受

朱如玉為內給事貞元初使于閩國得大珪一玉珂珮五副玉
枕一玉帶胯靴帶胯各三百貝玉簪四十枝玉合三十玉川十
具杵三及琴瑟三百斤并金銀寶刀劔珎藥等如玉稱是假道
回紇遂隱藏之奏曰悉為回紇所奪及是為其下所發搜獲在
法絞論減死杖一百流恩州

薛盈珎憲宗元和中代北營田水運使薛塞善畜牧有良馬時
以賂中貴人盈珎有權力於元和初塞以族人附進盈珎頗延

譽以助之故自

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朱超晏王志忠皆品官為五防監多縱鷹隼入富人家廣有求取憲宗知之立召晏忠二人答二十奪其職

劉希光元和中為弓箭庫使受羽林將軍孫璿之錢二十萬為求方鎮又每年常受靈武軍衣糧六十分事發賜死籍其家財吐突士昕武自和皆中使也敬宗寶曆初入新羅取鷹鷄咸受其問遺不以進獻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王踐言為西川監軍節度使李德裕加徵疲人三十萬貫緡因踐言赴闈盡以錢行及踐言為樞密使德裕果為宰相

李國澄為太原監軍時李德裕為本府司錄參軍時謂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聞乎國澄曰豈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闈國澄初為未信及至闈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

內臣部

誣構

皇居上體乎環極邇臣內法乎四星由古以還典掌有序兩漢

而下寵任彌渥或參居衆職或分幹諸局惟忠所以絜矩惟謹

厚可以守官在視聽而必公實聰明之攸賴而有僣用弗率愛

惡相攻萌邪僻之端恣驕戾之氣罔懲私忿寢成厚誣素業用

隳鄙志是逞消鑠姦孽枝葉生於謀議朋比締構機穽浚於城

府觸類而長何可勝言虞典曰朕聖讒說殄行其來遠矣

惠牆伊戾宋寺人也

惠牆氏伊戾名

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赤而毛

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伯姬也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

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

生佐公佐元惡而婉佐兒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狠兒美而狠心合左師畏而

惡之合佐師向成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為太子也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

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聞廢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畝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

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從

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則皆母棄也

曰固聞之公內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

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

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寺人柳有寵於宋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太子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計為盟處而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

華臣也衰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火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

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之徵

曰聞之義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

後漢曹節為小黃門和帝用事於中梁商為大將軍遣子奐不

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

達遽政內謁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

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

之耳達等知是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達等悉伏誅

李官為中黃門安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后鄧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閹侯伺左右及帝親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鄧侯兄特進騰弟虎賁郎將悝侍中弘閻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中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騰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侯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騰等貲財田徒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徒封騰為羅侯騰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騰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殺惟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

樊豐為中常侍順帝陽嘉中李固對策言不當封爵阿母王聖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帝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而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人並為中常侍順帝時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閹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

一侯覽為中常侍靈帝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

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家生而自為家為壽家石椁双

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冢虜奪良人妻略婦子

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

設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

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

夷滅之又苑康為大山太守時張儉既殺覽母案其宗黨賓客

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宦因此皆窮相掩掩無得遺

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

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徒日南又史弼為河東太守殺覽

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惟

前孝廉裴瑜送到渚澗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拆霍臣選

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惧弼曰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

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於弼遂受

誣事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賈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

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兵洪曰昔

文王牖里南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

乃息

王甫靈帝時為中常侍初桓帝時勃海王悝謀為不道貶為瘞

陶王後因甫永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復帝遺詔復為勃海王悝

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

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

剽輕數與悝交通甫伺察以為有密言告司隸校尉段紀明熹
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
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
廷尉之勃海迫責悝自殺妃妾一十人子女七十人妓女二十
四人皆死獄中傳相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
除衆庶莫不憐之又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
共譖毀初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始也甫恐後
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光
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曹節為中常侍靈帝
光和二年陽球為司隸校尉奏誅中常侍王甫太尉段紀明等
其各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按張讓及節節等之知共誣白球等
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有永樂聲勢取受狼籍步兵校尉
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遂取球送
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趙忠夏惲並為中常侍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中常侍
呂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
千石能否帝納之於是忠惲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
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

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

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

張讓為中常侍時張角作亂侍中向栩上更宜頗機刺左右不

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讓讒相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以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蜀黃皓官人也以信任用事時劉永始封魯王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皓皓乃譖構永於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孟玖諂仕成都王穎穎听玖之言將害陸雲而江統蔡克力諫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讓驤詣明公而繫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恐隙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側然有宥雲色

孟玖扶穎入推令殺雲

前趙郭猗劉聰時為中宮僕射聰以弟北海王乂為皇太弟乂以子晉王粲為相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太弟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帝使寇威卜拙監守東宮禁乂朝賀猗有憾於乂謂粲曰太弟與主上之世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蔭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事於人臣昨聞太弟與太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我計以主上為太上皇太將軍為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一王茲

舉獸禽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
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有忘言東宮相國單
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己巳因讎詐難事淹變生
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
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
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
言之願陛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可呼大將軍從事中
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敦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
知也繁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上主相已具知之矣
東太守弟子正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管弟悔為陳
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
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及得及到縣遂將吏
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赦殺之東海黃浮按宣罪棄市璜於是
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鉗髡輸作左校五侯宗族賓客嘗偏天
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

侯覽桓帝時常侍以議誅梁冀功封高卿侯小黄門段珪家在
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族
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
帝延坐多殺無故辜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靈帝建寧
二年母喪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虜奪良人妻略
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草竟不上公廩遂破覽家宅
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

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鈞黨夷滅之

曹節靈帝時為中常侍以定策迎帝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

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

瑀從官史共普張亮

共音恭

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

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累轉

太長秋熹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

何人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

甫幽殺太后常侍使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節女

婿馮方章言尚書郎桓彬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為酒黨尚書

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節大怒劾奏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

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張讓

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渠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

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

人蠹害黃中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張角所以能興

兵作亂其源皆由十常侍宜斬之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靈帝以

鈞章讓讓等復重上猶如前輩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

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中道收掠死獄中

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

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咸有伏

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

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蹇碩為上林校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六將軍何進乃

與常侍共說靈帝遣進兩繫邊章韓遂帝從之進亦不往

魏張當齊王時為黃門齊王正始末大將軍曹爽專政當私出掖庭人才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為姦人

後魏劉騰李明時為中常侍中吏部嘗望王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人害懌又以騰為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判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騰之手八坐九鄉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許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

北齊陳德信後主時與數十餘並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早正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紫章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神虎門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內臣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為群馬塵必坳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有言

唐李輔國肅宗初為殿中監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同知即加推訊府縣案鞠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後遷兵部尚書驕恣日甚求為宰相帝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冕曰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及代宗輔國與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仁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為尚

父政無巨細皆悉參決

程元振代宗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是於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為中郎既誣構襄陽節度使來瑱坐誅宰相裴冕貶施州刺史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儀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察使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筭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代宗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待詔給錢萬貫克食本以為附學士厨料朝恩恣橫求取無馱凡有奏請以必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章敬太后忌日百僚於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齊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相臣百僚就食朝恩恣口

談時政公卿惕息

劉清潭為內侍監大曆十年九月代宗命齊金帛萬計宣慰河北諸軍清潭所至耽嗜宴會頗稽程期甚沮人望

楊志廉德宗時與孫榮義代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晉寵之徒利其納多附麗之

田全操文宗時為辟仗使太和二年五月休祥坊百姓三百人並於光宅坊西接宰相訴云當坊右龍武軍飛龍騎地勅賜百姓已久不出地課經今四十年被田全操並却徵索逡巡全操命角觥者五十人分部所訴者遂闔于通衢良方散後數日帝以其地為百姓居業矣不欲仗集因賜左右二軍錢各一千五百貫克當軍給用其休祥坊官地復盡歸於百姓

仇士良為左軍中尉開成三年正月甲子宰臣李石遇賊於是石求出鎮徐荆南節度使癸未石謝官便發赴鎮石於士良比相疑阻石之遇盜人多意之以士良摠兵密近恃權恣橫帝多始息之故石忿遂赴鎮錫宴皆不及於常等

田令孜僖宗時為觀軍容使中元三年天下兵馬都監楊復光卒於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頭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等各以其衆散去復光兄復恭知內樞察令孜以復光立破賊功憚而惡之故賊平賞薄及聞復光死甚悅復擴復恭罷樞密為飛龍使

楊復恭昭宗時為內樞察使初復恭以文德元年冊帝於藩邸及自監國即位恃勲多養假子時帝大政咸訪於宰臣尤忌復復恭專柄帝元舅王瓌亦見委任復恭惡其導達外事奏授瓌黔南觀察使溺于吉栢江

後唐楊希郎復恭其叔祖也莊宗時為學士使怙寵用事先是條制為朱氏時權豪強占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希郎自復恭獲罪伯仲竄迹太原武宗莊時皆中涓任使至是官官方盛人皆畏避希郎治復恭之舊業田宅宰相趙光裔留勅不行言復恭謀亂山南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洗安得治認田園尤不可與偽枉害為比希郎聞之泣訴於帝因令自見光裔言之希郎陳訴十餘紙言吾祖雖獲罪於前朝當時蓋強臣掣肘國命不由天子刃行瑜梟首天子顯降德音昭雪今制書尚在公博通故事安得謂之未雪予叔祖彥博伯仲

連為監護者數人何也漸至声色極抗光裔方恃名望忽為所折悒不樂又以希郎幸臣慮撫他事危忌不自安病疽而薨張居翰為樞密使時蕭希甫知制誥有詔定內宴樞密使坐宴否希輔以為不可坐居輔聞之怒詔希甫責曰據子所言有何按據夫事過三日天子建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憑何所見有此橫議如此按據即具奏聞希甫無以對繇是居翰及李昭宏等切齒怒之宰相豆盧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為駕部郎中

謹責

周官寺人列職於正內漢制常侍分任於黃闈自茲厥後名數寢優或兼摠於官常或間領於兵政若奉命之不謹暨行已之

違方官謗既興吏議攸屬自貽譴累用干刑書采諸簡編咸用論次

漢許廣漢武帝時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廣漢部索

部分搜索罪人也

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枝滿一篋

緘封廬中

所上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

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

漢論坐為鬼薪輸掖庭

石顯元帝時為中黃門累遷中書令成帝即位以顯為長信中

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史條奏顯舊惡及其

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鄉憂滿

不食道病死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累遷長樂太僕倫初受竇后諷旨

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帝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

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籍建安帝時為小黃門監太子家令太子廢為濟陰王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玆皆以無過獲罪廷坐徙朔方黃龍為中常侍與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及阿母宋娥等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惧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荅云臣誠負死罪然仰謂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誠註偽故也皮惇許諾粲娥而召問

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書一粲以為信然初斬準從妹為父孺子淫于侍人父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也粲曰何可之有準曰誠然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大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

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無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繫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構成其罪宋華顛兒者內臣也前廢帝愛幸有盛寵時戴法興為越騎校尉而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榮陽耶帝意不平又賜與顛兒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顛兒甚恨之帝使顛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顛兒因此告帝又云法興是孝武左右復又在宮闈令將佗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尋賜死於家

後魏宗愛太武時為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道盛侍郎任平誠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帝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放都街

趙黑文成時為選部尚書仍加侍中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處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郎者曹監勲能俱立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為方州臣實為惑獻文疑之曰公孫處且上處最為訢所厚於是黑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黑為監藏時多所載沒先是

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為門士黑自以為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微告訴專恣訴遂出為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

唐元振為內侍代宗即位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郭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克肅宗山陵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猥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比自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寇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

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飪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賤言多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二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滂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臣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劔折濺血染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艱阻出沒死生所伏惟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錄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荅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為慮帝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儀力

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帥進討帝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來填子儀既為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惧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然之
子儀累表請車駕還京乃止

呂太一太曆初為嶺南矯詔募兵為亂乃以台州刺史韋倫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練防禦使竟遭太一黷貨反間貶信州司馬

薛盈珣德宗貞元十五年為鄭滑監軍使姚南仲為節度使盈珣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珣讒構於帝帝頗疑之十六年盈珣遣小使程務盈馳駟表奏南仲誣譖頗甚南仲裨將

曹文洽時奏事赴京師切知盈珣表中語文洽私懷怨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反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務盈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緘狀來告於南仲一緘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帝聞其事頗駭動

高重昌憲宗元和九年為江西監軍使誣奏李位決四十剝色配役于建陵仍籍沒其家許遂振為嶺南監軍使時楊於陵為節度使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絜已遂振無能奈何以飛語上聞憲宗初驚惑賴裴均輩為於陵申理帝感悟乃除吏部侍郎遂振終得罪

王守澄為神策中軍尉文宗太和五年二月戊戌守澄奏得本

軍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十宅漳王謀反未後
帝令中人急召宰相入赴延英中人赴宰相牛僧孺私第至安
邑里北街馬奔之死於道路即於僧孺里第易所乘馬趨以復
命是以宰相路隨李宗閔牛僧孺宋申錫旬休在私悉聞命赴
召至中書東門中人曰所召無宋申錫始知彼罪望延英以芴
叩額而退隨等至帝以守澄所奏狀示隨等隨等相顧皆愕然
初守澄於浴室以鄭注所構告於帝登時即於市里追捕又將
以二日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見羊於
帝曰今謀反者宋申錫耳盍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無此
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三月己亥右軍差人於宋
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信緣等又於十六宅其市
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庚子詔以宋申錫為太子右庶子辛丑
上已休假宰相並入中書帝在延英中人復出宣事勅旨令召
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
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雜驗北軍豆盧著所告宋申錫反狀
翌日壬寅國忌宰相復入中書便赴延英召對應昨日議官事
帝並召入親自詢訪太子太保趙宗儒以年老宣令不拜已而
兩省諫官自常侍已下至午時復於延英請對帝即時召入於
是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闈盧鈞之
舒元振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掌溫拾遺李群韋端符丁居
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請北軍所告不於中鞠帝曰
吾共謀於公卿大僚訖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授引古今辭理懇

切玄亮涕泣久之帝意稍稱解乃曰今即與宰相商議玄亮等
退於是復召宰相入議翌日癸卯詔漳王降封巢縣開國公又
詔宋申錫可守開州司馬負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內官
飛龍使開府儀同三司馬存亮表請致仕初守澄奏據當阜同
正將兼衙門虞候豆盧著狀告前供內品官市典朱訓與前十
六宅官市典晏敬則及宰相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并收受宋申錫銀絹稱與漳王計會直上之事兼受漳王信物
等臣准告狀追晏敬則等推問承伏收受及得支證人貨賣銀
絹橫切主人賣物牙郎及見晏敬則從十六宅西門至漳王院
取信累路經過所勾當門司所由十六宅判官張忠榮等不告
報官司各得疑狀百姓朱訓得疑稱收受絹五百二十疋銀五
挺只責得朱訓狀稱先與宰相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知聞多時
因語話次其人稱伏狀宋申錫多年本使云聖人多疾又緣太
子小不堪成立其次合是漳王王要結託佗日之事問訓有何
人通俶得訓即云比與晏敬則兄弟相識多時委知其人是一
六宅官市典曾伏事漳王來王師文見訓說遂潛報宋申錫知
至閏十二月初訓與晏敬則王師文同於宣平坊商量此事前
後約二十餘度去年閏十二月內一度見宋申錫云一切委王
師文君但與王師文計議訓前後三度於師文邊領得銀二挺
又與晏敬則得銀一挺又前後兩件共領得絹二百八十疋轉
分與晏敬則又正月內訓期王師文作人何公義同於十六宅
門待晏敬則至午時敬則從十六宅出來便身上解上白吳綾

汗衫一并白熟線綾一疋克信宋申錫通徹漳王結託佗日之事并收受宋申錫銀絹之愆請准法科斷又品官晏敬則兩度收受宰相宋申錫絹及銀共二百八十五兩絹二百八疋銀五錠賣得一百五十七貫文去十二月內見朱訓說宋申錫不
一事 結訖取漳至望在佗日便說宋申錫欲與漳王進奉銀結向後事王師文道宋申錫玄國無皇太子恐後漳王相忘所以教敬則向漳王邊取得白吳綾汗衫子白熟線綾一疋克信物並付敬則上擊着王師文朱訓解下分付王師文因茲便說宋申錫意道國無太子欲擬商量阿郎為太子恐阿不知佗日相忘其漳王便言虛實敬則云實其憑虛構詭譎如此甲辰勅宋申錫已從別勅處分朱訓晏敬則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作
人行公義配流康州奴楊志義配流春州並錮身所在差人防押遞過至彼到具月日聞奏王師文委御史臺下縣及諸道切捕捉獲日聞奏餘各委本司踈理處分其餘被誣註決杖配流追捕凡數十百人天下莫不冤之初申錫為翰林學士帝初即位常患中人權柄大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及守澄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入軍禁賣官販權中外咸振腕帝雅聞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庭帝察其忠厚可任之事嘗因召對從容言及守澄外縱鄭注無可奈何者以密旨諭申錫令與外廷朝臣謀為去之計且約即日當命為相申錫頓首謝未幾自翰林出拜尚書右丞逾月加平章事內知申錫素謹直寵遇超輩數月之後割斷循常望實不相

副既以鄭注附押守澄貨賂大行乃除王璠為京兆尹喻之守
旨璠不能行而注與守澄潛為備漳王者常之愛弟也賢而有
人望有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注又告以其謀遂令注
結成申錫與漳王反狀白於守澄翌日奏上其謀交織環索而
不省其詐遂罷申錫為右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譁言以為宰
相真連十宅反百僚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
帝赫怒叱諫官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太寮三數人廷辨其事
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維
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即獄未具
且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
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攷于嶺表帝終寤外廷之言乃有開

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
廳妻服以侯命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大
子反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
為所維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數行下申錫自居
內廷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取納不顧風俗不暇
更方遠古且與身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
廉為已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獲其四
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為之歎息丁未詔曰朕以非德奉
茲丕構雖虔恭脩己不敢暇逸而誠亮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姦
克懷非覲之端藩戚有陷君之責外註宰臣傍連禁吏怵惕自
咎中宵靡寧親臨鞠訊改寘刑典顧為大儀實愧御家猶慮狃

狡之徒忿怒相冒遂至誣引或連非辜載懷醜慙宜諭深旨應緣漳王及宋申錫等被論告事除今月六日已前准勅旨處分并捕促王師文一人外餘並一切不問宣示中外用體朕懷申錫雖為寃謫姦人尚未快其意是詔下後中外為寬解

田令孜為神策軍中尉僖宗光啓元年十月王子詔隨邠寧節度使朱玫以本軍兼統鳳翔兵共三百萬屯沙苑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之先是其年春有詔追封王重榮父縱及加母妻國邑號時以令孜假子為使重榮恃勲待之不厚及還乃謀于令孜令孜因奏兩池之利請歸正省重榮知之又有詔遣鎮欲以太原軍送王虔存至任重榮不自安乃抗表述令孜擅權復脩偽詔以書諭太原云近奉帑詔侯公送虔存至此則令當鎮圖之昔朱溫朱玫與令孜惑朝廷也使者因出偽詔示之時太原與大汴師有隙遂累上表請討溫玫朝廷務紓國難每降詔抑之由是太原頗以私嫌積憤于帝既因河府之間遂起兵上音以誅田令孜朱玫為名

西門重遂為左觀容使初天威都馬軍都尉賈德晟以李順節非罪見殺曾宣怨言於人重遂誣以佗罪奏帝帝遂誅之時都下馬千餘騎皆驚散西投鳳翔自是朝廷勢削鳳翔軍盛矣

後唐李延安李從襲呂知柔皆供奉中官也莊宗同光三丁戊蜀魏王繼岌為都統郭宗翰為副十月十九日下鳳州拔固鎮敗賊三泉收劔利興元梓州望風納款勢如破竹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行籌畫軍書告示皆出招討府繼岌承命而已時

莊宗今延安從襲知柔為都統府綱紀見崇韜行府職事殷繁將吏請謁輻湊降人爭為賂遺其都統府惟大將省謁牙門索討府洎王衍以成都降宗韜居王宗之府先是宗弼徒王衍於西宮衍之珍玩妓妾宗弼擇其善者邀留以奉宗韜求為帥宗弼宗韜予廷誨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宗韜為蜀師繼歲覽狀召宗韜謂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尊於廟堂之上以制四夷必不置元老於蠻夷之地况與不敢議此請諸公詣闕自陳李從襲等謂繼歲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往是陰相猜察帝令中官向延嗣賫詔諭蜀促命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於禮稍倨延嗣憤告從襲曰乃公何者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賊請已為帥

今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工者所與遊狎無非軍中驍果蜀土克亮公晝夜妖樂相歡指天畫地近聞廷誨曰父請表以為蜀帥入曰兩川數百萬戶珍玩貨泉靡所不有地形阻固自是一秦大人何不善自為謀此語流聞遠近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事恐紛擾吾屬草知暴骨之所矣因相向垂泣向延嗣迴吳以事奏劉皇后泣告於帝請保全繼歲帝復閱蜀簿且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間到西川見招討府吏言蜀川珍貨皆積崇韜之門言崇韜自入蜀所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貫馬千匹王衍受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奇帶百郭廷誨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

佗財物稱是臣見魏王所居除公府外蜀人賂遺不過匹馬未
帶唾壺塵柄而已蜀空竭無足為怪帝初聞蜀人留宗韜已不
平之又聞所得妓樂寶馬怒見顏色即日官馬彥珪馳往蜀川
視宗韜去就如恭命班師則已若別有遲留跋扈之狀則其經
爰圖之彥珪請見劉皇后遽曰臣見向延嗣說蜀中事勢今已
不可主上遣臣偵視凡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於三千里外
緩急資次皇后再言之帝曰傳言未知事實吾以關外兵柄付
之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
人說鍊丹乾水易人形破局鑄或云可驗初在鄴都貴要間此
神奇之白於帝甚蒙待遇官至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
掖頗承恩寵人士有憑之而任宦者及在洛陽輕薄少年畢與
之遊皇弟存父存渥元行欽常朋淫於其家至是姦闖欲盡去
郭氏之黨故誣告之千郎亦被其禍

卷之三

